

湘江麻辣烫

保修期内住房漏水 开发商不管,岂有此理!

□ 于纪



石峰区樱花地带小区业主赵女士反映,小区交付3年左右,自己入住才半年,但家里多次渗水,虽然开发商出面处理过,但是效果不佳。这次家中四处渗水已经持续4天了,开发商、物业公司也没给出解决方案。(详见本报12月13日A15版)

将心比心,房子出现问题,业主怎不烦心? 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业主怎能安心? 面对房子漏水,赵女士维权艰难,甚至维权无门,先找物管,物管又让找开发商,开发商又不出钱,无奈之下,赵女士只好通过晚报维权。

住房无小事。对业主来说,买房子是一辈子的大事,保证房子的质量是基本前提。对开发商、物管来说,卖房子或提供物业服务不是一单买卖,更是维护一种诚信,履行一份责任。在市场中,企业应以诚信和责任立足。在商场,当我们买一双一两百

元的鞋子时,都有商家“7天包换,一年保修”的承诺。同理,买一套房动辄几十万、上百万,消耗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血汗,房子出了问题,理应同样有保修承诺。

事实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最低保修期限为5年;如果建设工程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限内发生质量问题的,施工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石峰区樱花地带小区交付3年左右,在保修期限内,开发商有义务免费保修。

毫无疑问,赵女士的房屋保修问题由开发商负责。但相关职能部门如何监督和督促其依法履行好责任义务才是关键。

评天下

莱阳“神童”事件背后 岂止是“核实不严”

6岁开始研究软件,8岁研发云计算平台,13岁注册成立公司,14岁被世界最顶尖大学录取,“创造了莱阳教育年龄最小考入世界排名第一大学的历史,甚至全省纪录”。12月1日莱阳市教育体育局官方微信发布上述消息。

12月11日晚,山东莱阳市教育体育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由于我们核实不严,导致12月1日发布的‘莱阳第二实验中学李某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成功签约’为失实消息”。

“神童”的神话被证伪了,但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画上句号,更不意味着其他种种“神童”事件就会绝迹。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莱阳“神童”事件并非仅仅是“核实不严”的问题,而是或隐或显地闪现着各种机构、单位的推手。比如,莱阳市第二实验中学的初始信息报送;莱阳市教育体育局的不实发布,以及当地媒体的推波助澜等等,均有问题。

除了捕风捉影、试图借助“神童”炒作学校,以及烘托当地教育成就的绩效诉求之外,也与国人根深蒂固的“神童”迷思有着密切关系。总有家长喜欢逼着孩子投入到超越年龄的学业中去,甚至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学前强化教育、数不清的课外班,乃至公开场合的才艺展示等等,均属此类。严重一点的,则是前赴后继的“狼爸狼妈”,以及早早把孩子送进大学之

的传奇故事了。

这种“神童”迷思往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以至于很多时候,就连公众舆论也被裹挟,或者主动加入其中,卖力地宣扬“神童”。这也反过来强化了家长、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的“执念”,欲罢不能,用一个谎言织补另一个谎言,用一个神话弥缝另一个神话。

尽管早在千年之前的王安石已经记录下“伤仲永”的故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后来者的教训,而随着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神童”神话更是挟带着种种似是而非的“教育理念”变本加厉。特别是,随着教育在社会流动中价值的日益凸显,“神童”则往往成了教育机构与家长合谋的产物。

一再出现的“神童”,不仅会对具体的当事人产生实质性伤害,也会影响一个社会正常的人才养成机制。听闻“神童”的故事到处流传,也会在扭曲社会价值观的同时,加剧社会公众的教育焦虑。

说到底,“制造神童”是一种教育病、文化病、人才病、社会心理病、政绩工程病……这种种疾病,得治。与一个被早早榨干、思维和想象力都已定型的“神童”相比,一个健康、活泼、充盈着生机与活力的孩子,才是真正的希望。

(澎湃新闻网)

微言大义

中国青年报

直播乱象频出何时能休

“没对年龄进行特别限制”,这只是众多网络直播乱象中的一个问题。此前,诸如直播内容低俗、涉黄等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更有甚者,在从事医疗活动时进行直播,引发社会热议。这些直播乱象,恐怕不能以“好玩”、平台方疏于管理之类的言论来掩盖。

澎湃新闻网

临时工不再成“背锅侠” 行政伦理归位的必然

长期以来,在很多公共事件中,“临时工”成为包揽责任的代名词,前仆后继地在危机公关中担责扛罪。这些现象极大地损害了权力部门的公信力,无助于促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因而,必须让行政机关为其聘用或使用的临时工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

微信 读报



@ 仰望星空: 电动车上不上牌不是关键,关键是骑电动车的人也得了解交通法规,建议电动车也考证。

@宋文辉: 经常在行人道上看到一大堆狗屎,这不仅影响环境,还反映城市管理水平,狗伤人事件经常发生,政府部门是该管管了。

@云淡风轻: 株洲西站车次少,交通设施不完善,希望提高服务质量。



参与话题讨论,请关注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

风光带·艺文



中国老游艺说趣

聂鑫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78年调株洲日报社,直到退休。中学时代即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文史随笔、文化专著等近60部。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北京文学奖”、“萌芽文学奖”等40余次。写作之外,专心研究大写意花鸟画,曾在多家报纸、杂志刊发国画作品。

正月十五闹花灯

明人张岱出生于显贵豪富之家,他曾在《龙山放灯》一文中,记叙元宵之夜,自己家张灯贺节的情景:“万历辛丑年,父叔辈张灯龙山,刻木为架者百,涂以丹雘,幌以文锦,一灯三之。灯不专在架,亦不专在磴道,沿山袭谷,枝头树杪无不灯者。自城隍庙门至蓬莱岗上下,亦无不灯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炀帝夜游,倾倒数斛萤火于山谷间,团结方开,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以一家之财力,而展示如此辉煌的灯景,何其奢侈。

台湾作家小民儿时生活于北京,对于老北京的元宵节印象极深。“儿时最快乐的一次灯节,是跟二姨和表哥去逛灯。那天早早吃过晚饭,戴上帽子,围上围巾,穿上大棉袍子外套。先到二姨家拿到姨父给我和姐姐买的走马灯,再去花洞子看冰灯。排了好久队才得进去。到了里面,左右前后全是冰灯,有大如冰缸的,也有小如花瓶的,清丽脱俗的冰灯围了一周,犹如置身广寒宫中。”(《老北京的灯节》)。

元宵节历史悠久,《史记》中说:“汉家常以正月上元祭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至明而终。”所谓“太一”,也称“泰一”,是北极神的别称。《汉书》上亦云:“执金吾掌禁夜行,唯正月十五赦许弛禁,谓之‘放夜’。”一方面朝廷在正月十五祭祀北极神,另一方面民间则夜不禁行,任其欢闹。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则说元夜张灯,起源于道教的“三官”祀典,在三官大帝中,上天官大帝的诞辰为正月十五日,于是举行种种祝节的活动,除张灯之外,还有踏歌、拔河、舞龙、玩狮等,故过元宵节节称之为“闹元宵”。

南北朝时的元宵节,已具相当的规模,张灯无数,花样翻新,南朝梁简文帝曾作《列灯赋》,以华丽奇诡的辞藻,描绘了宫廷辉煌的灯景。到了唐、宋,更是重视此节。唐朝将张灯时间从正月十五增至从正月十四到十六共三晚,长安宫门外搭起二十丈的灯轮,“燃灯五万盏,簇之如花树”,又令宫女数千及长安少女千余人在灯轮下踏歌,特许这三夜取消夜禁之令,让官民纵情游乐。唐人张说在《十五夜御前口号

踏歌词》中写道:“帝宫三五戏春台,行雨流风莫妒来。西域灯轮千影合,东华金阙万重开。”宋代又将元宵张灯增至五夜,起于十四,止于十八;而在正月十五的前几天,各地举办灯市销售各种花灯,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灯市行》中写道:“吴台自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类曳尾,剪罗万眼人力穷……”诗中的“灯影”、“叠玉千丝”、“剪罗万眼”为走马灯、琉璃球灯、万眼罗灯。元、明、清三朝,元宵节仍是重要节日。

因元宵节是个万民同欢的节日,常年被禁锢的女性亦可去赏灯、踏歌、猜谜,她们往往借此机会去与心上人相会。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才情出众,却嫁了一个俗商,心情一直郁闷,她的诗词集名曰《断肠集》。此中有一首《生查子》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此外,她还写过一首七律《元夜》:“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赏灯哪得功夫醉,未必明年此夜同!”

在我的出生地古城湘潭,一到元宵,满城花灯,流光溢彩,大街小巷笑语杂沓。小时候,最感兴趣的便是猜灯谜,猜中可以得到文具奖品,那一份愉悦至今难忘。



谈古今论今

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市,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湖南省作家协会。已出版《站在山谷与你对话》《湘军百家文库·王开林卷》《纵横天下湖南人》《大变局与狂书生》等三十五部散文集和随笔集。还出版了长篇小说《桃木匕首》《文人秀》和人物传记《奇官罗崇敏》。201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王开林晚清民国人物系列”(六卷精装本)。作品被收入海内外四百余种散文随笔选集。曾获得“湖南青年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青年文学》创作奖”、“《萌芽》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曹操尚俭

东汉末叶,宦官操持国柄,军阀肆行荼毒,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用“四海沸腾,九州糜烂”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人口锐减,生产力从根本上遭到破坏,“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在诗歌《蒿里行》中描绘的悲惨图景,纯粹写实。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削平大小军阀数十个,北方逐渐恢复了安定的政治局面,但劳动力和生活资源的匮乏,并非短时期内能够改善。正是由于时局维艰,军费开支浩繁,百姓嗷嗷待哺,丞相、魏武王曹操崇尚俭朴,身体而力行。

东汉延续着西汉的厚葬之风,曹操颁下严令,禁止厚葬,规定死者的随葬品不得有金珠宝玉铜钱之物。当时,老百姓迷信鬼神,所立祠庙甚多,浪费不小,曹操下令禁绝淫祀,毁除某些庙宇。他还颁下《营缮令》,私家不得造大船。

为了取信于人,曹操从自家做起。他作《内诫令》九条,透露出若干信息:他不喜欢鲜饰的严具(妆具),常用者为方竹制成,用粗布作里衬;他的衣被大多用过十年以上,年年缝补而已;他患逆气病,常用木枕,铜制品有臭味,一度用过银制的小方器,但他担心旁人误解,误以为他喜欢银物,便令工匠改用实木制作;他下过禁令,家里不许烧香,后因女儿曹宪、曹节、曹华先后嫁给汉献帝,一度乱了家规,后来他重申禁令,还不准家人随身佩戴香囊。曹操反感民间嫁娶大操大办,“公女适人,皆以皂帐,从婢不过十人”,皂帐就是黑色粗质的帷帐,在别人看来太寒俭了,曹操却认为很体面。

有一件事,最能见出曹操崇尚俭朴、移风易俗的决心和力度。“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令,还家赐死。”这是什么状况?王子曹植的爱妻崔氏身穿华服,曹操登台看见了,认定儿媳违反家规,责令她回家,然后下令赐死。换作今日之网友,听到这样的奇闻,简直会惊诧到崩掉下巴,暗呼OMG,这岂不是草菅人命吗?美女嫁入曹家,风险也忒大了。曹操崇尚俭朴,手段就有这么狠,心肠就有这么硬,你佩服也好,反感也罢,他不只是在曹家厉行,还在整个国家厉行,要树立新风尚,他认为震慑手法和惊悚效应乃是必不可少的。

曹操很器重丞相府东曹掾毛玠,称之为“国之司直,我之周昌”。毛玠的过人之处就是俭朴,而且“务以俭率人”,在他的带动下,“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励,虽贵老之臣,舆服不敢过度”。曹操赞叹道:“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毛玠与崔琰主持选举,清正朴实之士就都有了出头之日。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重病不起,给家人颁下《遗令》,吩咐后事;其中的重点之一是薄葬,“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重点之二是教后妃自食其力,“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曹操临死之际,仍念念不忘分香卖履,教诸夫人干粗活,知节俭。晋代名士陆机撰《吊魏武帝文》,对曹公的《遗令》不以为然,嘲笑他“系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认为他如此纠结于琐事,纯属罔识性命。殊不知,持家治国务求俭朴乃是曹操心中颠扑不破的执念,终生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足见其个性之强、信念之坚。

可叹的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将俭朴家风、国风逐渐丢弃,他大兴土木,屡建宫室。魏明帝变本加厉,“增崇宫殿,雕饰观阁”,百役繁兴,不恤人力和国力,俭朴之风遂荡然无存。大臣卫觊向魏明帝进谏,自然要拿他的祖父说事:“武皇帝之时,后官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褥不缘饰,器物无丹漆,用能平天下,遗福子孙。”此言属实,可惜的是秋风射马耳。